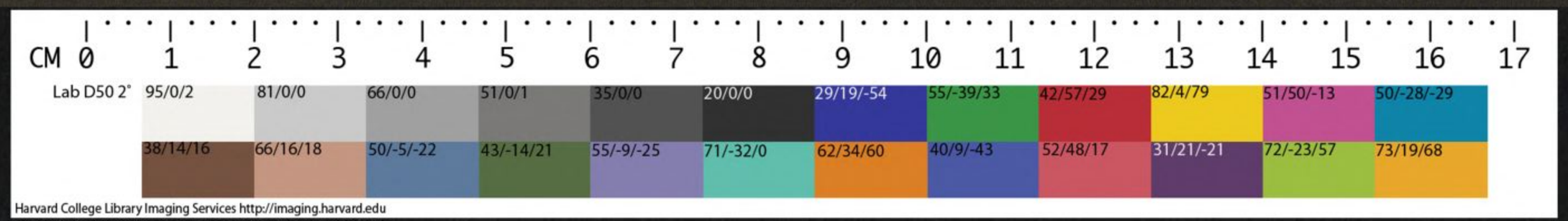
27207 9148
1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七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合
門人沈國元校正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有能識 太上皇者行群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以副都御史軒輗

何異唐憲宗疏朝臣而名乃所不屑乎

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勑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尋致仕○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嫚

按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悉至前以袖underneath十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家如逢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都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良

按此二事 景帝聽言之美
不私宦戚之明亦為難得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

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
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
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目已暮休兵以覘之
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
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
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
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拔劒起曰敢言退者斬斬首
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
聞賜勑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
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
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
數十戰未嘗挫劒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
爲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
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
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
以爲神云

按水東日記郭定襄守大同與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
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寔則坦途益
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

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從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襍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

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貴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以邊圍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大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按我朝納粟入監事例濫觴于此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塞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飢甚至援此以接濟太工無止息之期矣我朝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日入於玩惕廢弛不承權輿而太學爲尤甚　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自時厥後其法寖廢遂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挨次撥歷聽選無復教養之實夔倫堂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

尚存而不至

或曰洪武中

其遺意耶得

祖宗良法美意其

閱歷世變何可勝慨

用之納粟入監之例非即

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常

貧故選太妙　問右蓋取洪範正人既富方穀之義而非有所利之也然謂之選則必擇其閥族之賢而後舉之而非緊用之而無別也此我　聖祖獨出千古之見致治之弘法也至後來納粟入監之例則乃利其財而授之官以誘之不顧其賢與否而任其剥下以償之上利其入而下利其償上下交征利矣稅戶人才之用乃聖王立賢之無方納粟入監之例斯衰世一切苟且之政得失何啻天淵欲致天下之治必法祖而後可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闍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言與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

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特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校自正統壬申以來宦官之禍極矣然終正統之世未敢有顯然攻之者我朝臣僚顯攻宦寺自此疏始賈斌以疏賤敢言尤難首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稍直超擢僉都御史斌遇　高皇帝當與馮堅同升矣胡忠安乃沮格之得非畏宦官故與又按海鹽鄭公曉頗近傳名臣言行錄謂正統間去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必正氣猶以故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明南朝李侍郎者即與斌疏同意世變亦可慨矣愚嘗謂人心風俗自殷頃民後難乎其繼於此尤可驗云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鉄次釬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刑部侍郎湯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釬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鉄仕至左參政釬選爲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縣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忠愍云

三月庚分道入寇

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遷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表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宦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討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袍寧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為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鷄鳴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

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十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帥官軍至大州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興後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

按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夜墜而兆蕭養之亡然則盜賊亦關天數豈偶然耶馬軾之才之識不獨鑒機通微且深合用師之道其賢誠有過人者

吏部侍郎何文淵疏請罷貴州布政司　上不許○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荅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多許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面亮好規人過不爲三

楊所喜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数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諡祭配享越國公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焉○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奏

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
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
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十五員把總
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
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
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
○城固原○戮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
木之變弃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入城皆不守既而命爲參
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守
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
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
懼禍奏取俊還京師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
喪師辱國及懷挾私仇釐剔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
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三法司議罪
斬于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
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
欽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
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畏
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斃則均受及欲

和耽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
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從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
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它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太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
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
傳旨呼言爾等固欲荅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
弼其人耶衆未荅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
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

再興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
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勑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
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汝奉黃紙幹
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按水東日記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識信二三故舊
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干以私惟干迎復則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
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
一答之也先因曰　大明皇帝是我他人自領軍馬與我
斷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
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

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粮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　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蓆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麤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陛下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本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恨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重凄凉腥膻充臆非天祿艸埜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

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舁 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禿
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諷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
人馬○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
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爵侍郎趙榮使虜報
命往問 上皇道過李實乃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
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
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
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
收攬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惟擬偏豎山嶺但
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

壽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
又以鏢置銃火中名神銃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
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
虜皆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
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
宴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
爲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
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剋欺隱非朝廷意
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
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

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堅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歎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

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按先是楊善等之使猶是往報議和非爲奉迎也而此先不復計此懽然送　英廟還京豈非天哉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猷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王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按龔氏此書一時正論萬世不磨不意武弁中有此奇士文循輩乃作如此舉措有靦面目矣如善終何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署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眞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　上迎拜　上皇答

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
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勑曰 先帝遺命祖宗
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
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窺神器
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
虜中屢蒙 聖母上 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
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太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
羣臣欲請朝見重以耻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
爾羣臣乎所請不允○大赦天下○癸巳 上宴羌剌使
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羌剌使人

石差

劉定之曰 聖朝承平既久釁孽潛滋內而奸臣播弄
外而驕虜憑陵故已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
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
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幹旋乾坤撥亂反正何其神
速也哉雖然 聖祖相繼千億萬年撫念
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耶
王鏊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駕歸此自
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
是時 郕王監國不欲急迎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
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之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蓋合鄭
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
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不急君也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
不如伐鄭而歸其君求成于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陳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
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可謂不細惟不欲奉迎 英廟
只此一事大不是事雖不出
何也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

以趣其歸也此意也　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急於奉迎則彼必以爲我所重在此則虜必挾留爲質以怵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幸委骸沙漠爲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啇恩此漢高分羹之謾語所以謬而致太公之歸是　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雖然亦會逢其適也值我國家氣運之盛而胡虜之無大志也使遇五胡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爭中國爲帝圖豈如此但已乎於此見我朝氣運之隆超出前代萬萬無疆之休瑞兆於此

高岱曰振一宦者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社豈不後世明鑒哉然　英宗非遊畋樂故弟誤耳其被留虜所尚念軍民飢令以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襄即令不能絕虜欲不爲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謙輩所以立　景帝有徵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使迫于羣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質耳何利而不爲之使求之者急彼肯晏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爲正廟號令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忠而以冤死悲哉

九月內閣苗衷致仕○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巡哨大同宣府○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王世貞曰杖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　中吉特詔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徵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服鑒識泰否也比拆封其卷爲解元劉徵初大不平欲抑閣力辯迫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議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

此爲之地耳既而朝廷狥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曰爲欽賜舉人按于肅愍止有一子晃已爲府庫千戶是科陳芳洲王千之俱在內閣二子不得第上疏以徐泰事曝考官而高文毅奏請覆試且言陳王之非事始得解令祝氏移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移二公之請於高文毅不過欲爲外大父掩飾殺于肅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眞斯人哉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盡命璡督諸路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舊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匀諸圍俱解　帝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疾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禾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涉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瑤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鞾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虜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

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按于肅愍此舉有功于國家甚大眞所謂
明突徙薪不然難保無西晉陸沉之患矣

是月改江淵爲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十月以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帝詔免朝○
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南京吏部
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
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
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
已事安得善終

按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爲松江訓導教有成效
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南京官爲人端重祗慎簡約勤
居官有聲曜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
禮重之贊見惟帽一方振亦不較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荊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陳鎰王文下獄尋釋之○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致仕○華提學憲臣

辛未　景泰二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勑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
權貴中鹽者斂戢○鎮守內官陳海以鉄劒與夷人哈丹
易馬御史鄭紹劾奏捕鞫之又司禮監太監高顯情强奪
人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

二月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命右僉都御史王竑
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籍竑至盡所以
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
運官儲賑之近者人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徒者給
米以爲道食被齎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
餘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
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
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
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飢　帝于禊輸上閱疏
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

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
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
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婢妾內議患其
黨比乃調文曜爲吏部

建曰按菽園雜記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親美無鬚媚
事太監王振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
郎爾無鬚祐對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語
眞直一笑愚謂于謙妾與王振兒正一切對也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
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
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鑿盡所
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

王振擅權獨立在衙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數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于外時不能行

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

聖子神孫者至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滙等三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倹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都御史王來擒苗酋韋同烈香爐山平

五月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有食之○巡撫李匡破艸塘賊

七月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王來率兵討貴州賊○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關遺有司利病生民休

戚內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
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
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
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
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
事殆欲淚下也時　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
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謹
大寓諷諫恨未達于　上耳

其謹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
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洒
金階丁萬顆珠璣走玉盤　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踩拾
多盈袖金鐺半墮羅裳縐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
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羣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
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簿如葉并刀剪碎
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
貪食如入珍宮倉有米無錢羅操
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　帝怒
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
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
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
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

眞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

按寅山西安邑人少督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亡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曰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筮之日無能爲也且彼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牛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不敢發寅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等我中國反失奉　乘輿來歸門議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後上皇復位授寅錦衣衛百戶

浙閩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撫鎮兩省遂爲浙江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按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旱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宮府繼造供應軍需馬草夏稅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徵科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鄙橋梁河道多不修葺濬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於官於是徵需雜然遍負自若人益思忱之功焉後二年忱卒謚文襄

思善錄錢溥曰周恂如致仕歸尋沒蘇松連歲大水撫臣救濟罔措饑民枕藉于道雖死猶曰安得周公復生

以活我耶自是撫臣守其法則治紊之則亂間有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斂而莫知其所以散民卒無以蒙其惠也於是蘇松之民益思公之不可及愈久而愈不忘也

以祭酒蕭鎡爲户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機務

鎡江西泰和人○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機務

内閣參機務一寧浙江仙居人○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等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它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門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被武臣忠厚有識顧有如此者毛玉何獨不然

是年改禮部尚書楊寧爲南京刑部尚書

壬申　景泰三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至陝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六部卿佐外使文移不得逕下按察司以故偪蹇不受約束疇奏得下時邊將請臨洮諸衛戍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遣使貽厖剌可汗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構生隙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欣優與陞賞宴勞酬予甚厚南貢馬直可汗索畧附去但云

答使事往有報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于下怨結于上但厖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厖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時普化可汗與也先相讐殺謙亨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虜復讐　上不許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進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鎡戶部右侍郎○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便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

今羣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銃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陳建曰李文達余肅敏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爲鵝鵝車者謂不得行也放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獨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却魏軍韋虔走楊大眼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鵝鵝耶愚故于治要議以修車戰爲備邊之首黃光昇曰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十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亡也但後來欲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鵝鵝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猶陳車戰之利而未嘗試與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

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山東曹州人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粮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夜聞　帝以秉爲能○左都御史王翱掌院事○彭時復爲翰林侍讀三月虜寇廣寧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弃之于謙曰弃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荐安授以方畧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除罷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徵給歲亦屢登○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

堡膏腴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占
爲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
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
于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
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亦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行

王鏊曰我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
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
收屯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朔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
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建營稽諸圖籍逮按墾田邊塞前代有趙韓之明效近世有李葉
二公之小試而今日無能行之者何哉故于治安要議典屯田之條尤極詳悉以期當今之可行

當儲之議必奪門之後遂被天順丁丑之變宗皇帝自始之也使景泰當日能身天位而以天下傳之於姪則不惟保有令名于萬世而英廟甘心太上皇位其身何至奪門擁立英廟之子以紹天禍國家酷事並見演史至此事獨派若正統者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
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
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易儲詔艸陳循筆也命廷臣俱
兼宮僚少傅尚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陳循高穀
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左
都御史王文楊善王翱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郎江淵蕭
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
春坊大學士餘不能盡紀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
臣不從旣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
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

西思明府知府黃珂庶兄黃玹以折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珂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玹情罪置獄當死玹知 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泗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譏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頻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玹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毅以事降黜棠因此致仕及 上皇復位玹飲藥死斷棺鞭尸子政等皆伏誅○上既冊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翥無以應○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陳建曰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群臣林於利害無敢異辭於是即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

群臣預者十七八自公孤至
名位之濫一至如此惟賢等倚
後人情帳然不平貪其利者
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
責者亦多回視不預者反有愧焉
辱相隨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紛
臂之謀王直猶知愧改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
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
恐不亦當獨罪徐有貞也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
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天順日錄謂洪英儒雅君子洎往浙江考察爲彼黜
者妄訴之且加謗毀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今致仕及
觀冥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懷不知此
又何也愚謂考察庶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
史當略公道不明如
此又爲用考察爲

六月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七月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整
飭四川軍務○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
西寇賊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翺總督
之○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梁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
京以苗寇稍寧故也

八月熒惑晝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文保定
東麓人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當國　語高穀穀

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惟禎遂舉文奏上果用文攺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癸奉客見興鬼

十二月清理鹽法申飭薦舉

癸酉　景泰四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攺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肭爲上元燈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歲貢羊肭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太治召爲刑部侍郎雖有深刻意以尚書王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畢懋家宰共於耀用人才之際說論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

二月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

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召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以副都御史軒輗巡撫浙江尋下內艱歸

五月歲星晝見○王文以憂去

七月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徃報而擬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慙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稱爲　　庶幾得體從之

八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二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各增三十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彭氏韶曰我　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面或大藩重患乃遣近臣行視謂之巡撫迨事而止無定員宣

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宮吏代巡撫不
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偏
罷巡撫
官矣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
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
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
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
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
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
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
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
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
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
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
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
益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
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
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
雜踏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團營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

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往治張湫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按我　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視於無迹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愚輩後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傳例以示內臣未僭亦不爲過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遂

九月壬戌起復○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史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張湫決河先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磨茂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有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惡圖遂懷悵惘因以玉帶獻于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内家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庶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濟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虜寇遼東

国知天命有在何以易為

十二月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 景泰五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按山東河南尋召還○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張寧内丘濬何喬新楊宣耿裕鄧廷瓚皆以功名顯

四月朔日有食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按時值災異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疏不報其疏曰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 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酋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箕

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未知　上皇之意敢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
宵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
林庶吉士而升給事中大
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　皇上于
東廡百官感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
今幸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講論治道仍令羣臣
見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
時今亦得朝見以慰　上
家恩義遍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
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
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
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
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
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
異見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
道莫過于此詞意
懇切昭中干祀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
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
聞風快覩今又弃儒術而崇佛道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
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
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
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聰　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
先弒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
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西
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

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葢寺院悉行折毀用
備倉厥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
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築浙西捍海塘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
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
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
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
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
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
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
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
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
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　帝覽畢大怒時已暝宮門閉
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
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
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擯死卒無一語馳
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勑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
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
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

家柱石乃戀宮寮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按我　朝進士

按我　朝進士選知州始于此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　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處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鉄　帝怒黜爲雲南經歷後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鉄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按　上皇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代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强猶昔

按金英不以薛卿爲簡已之英之賢加人數等王文明之有愧矣

齊庶人賢慚谷庶人賦慨移置南京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勑儒臣纂修宋元史書

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七月復勑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賢聖之君事跡浩漫難於遍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竊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眞比於堯舜而光於祖矣

按天順日錄　景帝覽此疏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遴按正統景泰以來至尊鮮與外臣接覽奏未達者必問於內臣如此內臣權寵安得不盛

冬王恕爲揚州知府○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協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班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王世貞曰憲章錄言長州練綱由鄉舉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又上急務疏　帝閱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按永東日記謂綱謂左都御史陳公鎰曰朝廷公有意以臺端薦我其謂

尚書俞士悅謂陳公亦如之二公相賢無有也始悟其欲求薦而難於發言念紹數上時政疏有聲且畏其口遂以網名應授御史今云帝奇其才即授御史似恨又景泰四年命網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自陳名輕責重乞避僉都御史庶可自乞已云然則此公之躁進有素其糾補宜也而憲章錄後特爲書卒立傳以優之又其時給事中徐正嘗言已已布衣虜功欲引姚夔壓間之策諭乞陛不許遂進南城離間之策諭成鉄嶺身碎永家籍正亦吳江人

是年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乙亥　景泰六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

按大監鎮守
自此始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龍水徭賊破之時瀧水徭賊趙音旺作乱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江西狼兵及獞人同官軍直抵徭巢斬獲甚衆陞左都御史

按瀧水羅傍徭賊自馬苓襄此年征後天順初葉公盛成化元年韓公雍復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矣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爭不毛之地令此瀧水羅傍一帶乃吾郡縣内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坐視其暴掠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爲　朝廷何用設征鎮置兵衛爲矣故霍文敏公韜謂羅傍瀧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謂狼兵舍弁官軍分爲數道一自欝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并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縱火盡藉其林木使無所藏蔽羅傍瀧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苓襄韓襄發諸公何人哉

三月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按實由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金華府同知以廉操直節著聲擢爲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容承屈遜兒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閣閭閭者驚愕相戒勿以慕示出爲南雄知南雄者輒盈饜推其餘餌過客得其懽心且爲游聲譽實至布政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外至南雄人堆實出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悞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民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喜著書中夜有得輒錄藏笥寶燃燈起書平生辛苦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反無異云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千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

帝朝 上皇及加恩沂王忤吉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闕給勘令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丙子 景泰七年

正月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鬻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止室重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

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典安舒良奉吉更番來視見謙自
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問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
製之至輒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
爲瀝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信柄用過重與安言只
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
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个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建曰按救園碟記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
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何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帝信
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參授之公叩頭認罪 帝曰吾
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
爲某乎公曰姑入語之飯不是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
遣賢高者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
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建按于公所以致信任之專
實由與安金英諸人之力又按項綏錄景泰間用人多
密訪於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繪意補之以
門生楊宂爲少保內姻託爲之請至於再四少保曲意
從之因中使言於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
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奸邪豈堪爲祭
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
保無所對惟叩頭謝過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遥聞
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遂衜少保建按 景
帝信任于公不足於有貞因
知人之明于公之禍胎於此矣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
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
粮艸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粮損其斗數借水次官
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〇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

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于工部時于謙以病在
告　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欲
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
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太恚失望

按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
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
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回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
列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
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
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四月沙灣堤成

五月以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五經博士○洗馬柯潛奉
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

謁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
法懲之○寧守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總裁纂修等
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獨擬商輅陞兵部尚
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侍講廷臣自編修擬
進中允稿定屬輅繕正輅退溥兼編修若誤筆然陳循欲
改如初擬輅言溥既越衆陞二級則兼官豈宜復陞遂付
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增郤步文獨追送出閣門耳語
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輅豈可獨陞亦須從衆例輅
恪不知至期手劾出輅仍舊兵侍兼學士加兼太常卿乃
愕然不滿○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王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閱取中試卷高穀惧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詰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如於命倫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

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舉鄉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岳胄試中順天府第一爲京士許奏詔充原籍學生是科復領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玩倫後以字行爲王宗彝尋坐累謫戍邊成化初遇宥歸竟取進士官至尚書踪跡尤異

又按周學士敘疏謂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官即於門上說事輪流向前商確政務茲高少保以治河功完也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寮
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宦寮○是年福建僉事
致仕陳祚卒

丁丑 景泰八年

正月 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